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三十四回 返歇浦喜獲小偷兒 過中秋恩赦眾漂匪

且說寶玉聽了慕顏贈銀之言，並且挽留住宿，心中暗暗歡喜，便向慕顏稱謝道：「多謝仔錢老，勿討厭倪，留倪住勒問搭，還肯送銀子撥奴過節，格種氣量，真真天下少有，第一轉碰著。奴若再勿多住兩日勒裡，伏侍伏侍錢老，別人要說奴勿受抬舉哉。」阿金也在旁插嘴道：「有所說格，鐘勒裡向，聲音勒浪外（讀牙仄聲）頭。格落錢老格名氣大，連上海才有人曉得格，勿然末，倪哪哼會到問搭來介？」這兩人的話，卻正投其所好。慕顏的性情，最喜別人說他慷慨，贊他有名氣，他便情願將銀子借與別人；倘然不合他的脾氣，或笑他膽小量窄，沒有出過遠門，他就要懷恨，放出鄙吝的手段來，漫說二千三千銀子，即一釐一毫也不肯花費。如今寶玉到此，更與別人兩樣：一來是上海的名妓，特地來拜望他，他臉上增了許多光輝，彷彿小戶人家，有一位官員上門投帖，便好在前人誇耀了；二來寶玉姿容出眾，嬌媚動人，非但慕顏家裡妻妾奴婢，萬難比擬，即本地叫來的妓女，那一個及他分毫？因此一見傾心，驚為絕色，早被寶玉籠絡住了；三來寶玉言辭委婉，娓娓動聽，馬屁拍得週到，狐媚獻得精工。

此時的慕顏，骨軟筋酥，神迷心蕩，一聞寶玉之言，更覺面有德色，欣然說道：「唔格話頭，我有點勿相信呢！我嘸沒出過門，那能名氣會辣辣響喏？」正說之間，見值書房的家人錢壽走至身旁，湊著耳朵說了幾句話。慕顏道：「唔啥（讀哂）格鬼頭鬼腦拉！唔奔到廚房下去，交代其多備幾樣嘍飯，說我（讀瓦）等吃（讀曲）東。」錢壽唯唯答應，自去交代，不表。

仍說寶玉聽慕顏吩咐添菜，連忙搖手道：「得格，得格。奴亦勿是大客人，要添啥格菜嘍！」慕顏道：「唔勿是客（讀殼）人，倒是我是客（讀殼）人？今夜還要同唔接風，整備全桌頭菜呢！」寶玉剛要回答，見錢壽將酒菜搬了進來，擺在居中桌上，計共一壺酒，八盆四大碗菜，無非是雞鴨魚肉之類。慕顏請寶玉上首坐了，自己在對面相陪，寶玉一定不肯，硬拉慕顏坐在正中，執著酒壺，敬了一杯酒，慕顏一飲而盡。寶玉又連敬幾杯，說第一杯是一心奉敬，第二杯是成雙作對，第三杯是三星高照，第四杯是四季發財。說到這裡，卻被慕顏雙手推住，說道：「我（讀瓦）接連吃（讀曲）四杯，介相貌要吃（讀曲）醉格喏，況且我是主人，唔是客（讀殼）人，客（讀殼）勿吃（讀曲）酒，獨敬我（讀瓦）主人，嘸沒格樣道理咯。」嘴裡說著，伸手搶了酒壺，回敬了一杯。寶玉連忙起身接受，說道：「錢老，要折煞奴哉！倪是啥等樣人？就坐勒半邊位子裡，已經有僭，承蒙錢老抬舉格哉，還要回敬奴一杯酒，叫奴哪哼當得起嘍！」

這幾句話，足見曩時的風氣尚未大壞，凡為妓女的，都知待客的規矩，即放浪驕奢如胡寶玉，一切周旋應對，悉照曲院中門譜。若眼下堂子裡面，妓女都有了習氣，無論時髦不時髦，規矩一些沒有，言語不知輕重；有開口罵客的，有動手打客的；撒嬌撒癡，賣弄風騷，裝腔裝調，忘卻本來；敲竹槓算是本領，倒醋瓶的是慣家；尋客人猶如捕盜，討嫖帳甚於催科；而且面皮同石板，言語若尖刀，既無禮貌，又欠溫存。這樣的惡俗妓女，偏有那班瘟生去照顧他，翻說他是時髦紅倌人，理應這個樣兒，有時去打茶圍，吃了他半碗冷茶，當作甘露瓊漿；有時去叫堂差，聽了他半段京調，比作霓裳羽衣。在年輕的幾個滑頭少年，還蒙他略略應酬，若老的醜的，他更置之不理，裝出不二價的臉面，倒要客人去趨奉他，即使他招呼幾句，也不過看銀錢面上罷了。你想可惡不可惡，可恨不可恨嗎？雖未可一概而論，然其中和藹可親、應酬週到的，僅得□居二身。況現在風氣大變，所有堂子中的禮節，概從脫略，都由那班客人釀成的，不然，他們斷不敢夜郎自大，驕傲待人，忘了自己身份的。

話休煩絮，仍講正文。斯時慕顏見寶玉禮數中節，言語卑謙，更是□分歡喜。眯齊了兩眼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唔一客（讀殼）氣，帶累我吃勿落酒咯，我格性情，是最歡喜直爽格拉。」寶玉方把酒乾了，又執壺奉敬慕顏。慕顏道：「我（讀瓦）日裡酒量是有限咯，因為吃（讀曲）仔烏煙格人，夜裡格精神才健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隨便哪哼，奴敬格□全□美，總要吃格哉。」慕顏只得依允，一連飲了□杯。旁邊阿金、阿珠也過來敬酒，慕顏見他們伶俐可愛，也各應酬吃了兩杯，方始要飯。與寶玉一同吃畢，彼此起身，讓阿金等坐下用飯，洗過了臉，急忙橫到榻上去過癮。寶玉對面躺下，與他裝了□幾筒煙，足有棗子大小，又鬆又靈，吃得慕顏□分爽快，一氣貫注，早已過足了癮，坐將起來，又吃了□幾筒水煙，口中不住的贊美。既而見阿金等飯已用畢，即喚錢壽進來，命他跟了阿金，到大街上寧安客棧搬取行李，所有棧中房飯金酒錢，由我這裡開銷，共該多少，在帳房中支取便了。錢壽答應，一切照辦，無須細說。

少停錢壽同著相幫，挑了行李，阿金押著，一齊到家回覆。慕顏又吩咐錢壽喚裡邊兩個老媽子，在西書院樓上打掃兩間臥房，各種應用器具，不可缺少一件。交代畢，錢壽領命自去。

寶玉又向慕顏稱謝道：「奴來仔末，害唔篤用人忙煞快，真真對勿住！」慕顏道：「我就怕唔勿來，忙介點有啥（讀哂）呢？又勿是我自家（讀瓜）動手，其拉用人吃（讀曲）仔我（讀瓦）飯，應該做事格喏。」寶玉又道：「錢老阿肯領奴到裡向去白相相佬？」慕顏點頭道：「可以可以。橫豎其（寧波人自稱妻大半曰『其』或稱『阿勒女人』）勿在家（讀瓜）裡，唔到我（讀瓦）房裡都勿要緊喏。」寶玉道：「聽實梗說法，怕唔篤太太太格哉。」慕顏道：「並勿是怕其，不過免得淘氣，遮遮眼睛拉，軋實其是賢惠喏。我討三個小老婆，其都勿管我（讀瓦）咯。倘然我要瞞其，烏糟軋軋仔妍頭，撥其曉得仔，其就要娘戲娘倒辱的。」

寶玉聽了，不禁笑了一笑。慕顏並不介意，就此立起身來，領寶玉走入裡邊。見房屋果然高大進深，異常考究，真不愧為巨富之家。寶玉著實羨慕。走了好一回，才到女廳樓下，卻有慕顏的幾個小老婆過來招接。寶玉免不得敷衍幾句話，方同著上樓，至慕顏臥房中坐了片刻。慕顏道：「我同唔到西書院去，看看唔格臥房，收拾得好勿好喏？」寶玉唯唯，重又下樓，跟著慕顏兜了幾個灣，已到西書院。見一並排三樓三底，窗上都雕刻花紋，天井裡堆著幾座小假山，種著許多花樹，翻比那邊女廳精雅。寶玉甚是喜悅，緩步登樓，見上首一間先已鋪設停當，所有牀櫥臺凳，及動用擺設各物，無不整整齊齊，連自己的行李也安置好了。兩人在房中坐下，寶玉向慕顏稱贊不置，慕顏也頗為得意。聽得阿金等聲音在對面房內，兩人走過來一看，見阿金等幫著錢壽、老媽子打掃房間，尚未完竣，即便退出。斯時慕顏又想吃煙，仍拉著寶玉，回轉書房。寶玉照舊與他裝煙，不必細表。

等到上燈過後，將煙盤各件搬至西書院寶玉房裡，並吩咐錢壽把整備的一席酒菜擺在樓上中間。交代畢，阿金等執燈前導，雙雙同至西樓。不多一回，中間的酒菜擺設停當。又命老媽子喚三妾過來相陪，取其熱鬧有興。少時均到，一共五人入席，慕顏居中坐了，寶玉與三妾兩邊陪侍，輪流把盞，三妾因寶玉是客，也各敬了幾杯。此際慕顏左顧右盼，酒落歡腸，杯杯盡，盞盞乾。直吃到□二下鐘，不覺酩酊大醉，倒在椅上。寶玉飯也吃不下了，喚阿金、阿珠扶他到榻上睡下，自己替他裝煙，慕顏糊糊塗塗，吃了□餘筒。三妾也要過來相幫，寶玉道：「三位阿姊放心去困末哉，有奴勒裡伏侍，勿要緊格，等俚醒一醒，難末攙俚過去罷。」三妾本不高興伏侍，聽寶玉受領，落得適意，自然一哄散去了。至於外邊殘席，早已撤開，毋須細敘。單說寶玉裝過了□幾筒棗子大的煙，諒已過足了癮。又喚阿金等攙他上牀，替他寬了衣服，蓋了一條薄棉被。自己也把妝卸下，端整了一壺茶，先打發他們去睡了，然後在慕顏腳跟頭著身子，躺了一回，等到將近天亮，慕顏醒轉吃茶，寶玉方與他交頸同眠。一切細情，不言可喻。

一宵已過，又到來朝。兩人起身之後，並不出門遊玩，終日相對閒話，看守這盞燈煙，毫無書說。但光陰迅速，轉瞬間已是初九，住了半月光景，寶玉雖然諸事舒服，究嫌拘束不慣，甚為煩悶，一心牽掛著上海。那天因向慕顏說道：「後日奴要回上海哉，皆為軋一個節勒海佬。倒是對勿住錢老。」慕顏道：「唔準定□三動身，有啥（讀哂）要緊喏，我□二夜裡，還要同唔錢行，送唔程儀拉。」寶玉只好答應，又謝了一聲。

果然到了□二晚間，慕顏備了一桌豐盛酒肴，仍與第一日來時一樣，喚三妾過來相陪，不過心中難捨寶玉，未能歡呼暢飲，席間所說的話，無非離別之情。吃到□一點多鐘，已覺索然興盡，散席歸房。等到三妾去後，方在身邊摸出一隻皮洋夾來，打開揀了一揀，拿一張三千元的匯票送與寶玉，叮囑他日後再來。寶玉極口稱謝，應承來春准至此間。又說錢老有暇，何不也到上海一遊，

看看洋場風景，盡不妨耽擱在我家，盤桓一兩個月，以盡我孝敬之心。慕顏答應，又問航海可有風波，寶玉道：「一點也無不，倪坐勒大輪船浪，平平穩穩，實頭勿覺（讀各）著啥，放膽大點未哉。」慕顏聽了，把頭點了一點。所以後來，放膽赴申，尋訪寶玉，不料偏偏遇著風浪，嚇得幾乎要死。此是後話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當夜談了一回，雙雙上牀安寢。睡至黎明，寶玉先自起身，打扮完竣，又與阿金、阿珠把東西收拾收拾。等到鐘鳴□下，慕顏醒轉。寶玉遞過一盞參湯，伏侍他披衣下牀，橫到榻上裝煙，裝出許多假情假義，更惹得慕顏依依不捨，說不盡分別之言。那知是三千銀元買得來的呢？故余友鳳翔館主作詩一絕以嘲之曰：

做妓從來都是假，勸君切莫認為真。

迎新送舊尋常事，只重錢財不重人。

此詩明白曉暢，洵為醒世之作，余特錄之以勸愛嫖諸君。

話休瑣碎。單表寶玉心中急欲起身，一俟午餐之後，再將行李逐一檢點清楚，托錢壽喚了三乘小轎，停在門前等候。至於輪船票子，早由慕顏差人購買，定好了一間大房艙，所以舒舒齊齊。聽報時鐘敲過了三下，方向慕顏作別，勉強灑了幾點眼淚。慕顏也心中難過，嘴裡卻囑他路上保重，親自送至門前，看寶玉與阿金等上了轎，始回身入內，不提。

獨說那三乘轎子就此啟行，所有行李各件，並未增多，即擺在轎子上面，省了兩副腳擔，相幫在後跟隨，一眾出城。不消一刻工夫，早抵招商輪船碼頭。三人出轎，阿金先攜寶玉下船，阿珠與相幫督飭轎夫搬運行李已畢，開銷了轎金酒資，亦然來到房艙，將各人的鋪蓋攤好，就算交代。寶玉在船一無所事，惟與阿金等閒話，借以排悶而已。自寧至申，與來時情形彷彿。恕不重複，以免煩雜。

次日□四早晨已抵上海□六鋪碼頭。捨舟登航，僱了三部人力車，兩部小車，裝好行李，與相幫一同押著，車子緩緩而行，逕返家中。秀林及娘姨大姐、燒湯幫腿等眾，一見寶玉已歸，都上前迎接問好。寶玉略述幾句，便同秀林、阿金上樓，取鑰匙開了房門，喚相幫等打掃乾淨。其時行李已搬至樓上，自有阿金、阿珠安置妥貼，均不須自己費心。

寶玉先在秀林房中坐定，秀林問乾娘因何耽擱了許久，寶玉依舊隱瞞，只說遇見親戚留住，以至多耽擱了幾天。復問秀林各處之帳可有多少送來，秀林答道：「有是有好幾處篤。實數末勿曉得，有格現洋鈔，有格鈔票，一榻括子，才歸勒管帳格搭，乾娘去問俚未哉。」於是寶玉歸房，即喚管帳的上來問話。那管帳的就拿了一本皮肉帳，幾包洋鈔鈔票，以及各店家派來的帳，上樓一一交明清楚。寶玉先將洋鈔、鈔票點了一點數，計共只有九百餘元；再把帳簿翻閱一遍，看到總結，除幾處收過外，尚少千元有零，大約他們知我出門，故未送至，否則斷不會這樣的。又看那所欠各店之帳，如銀樓、珠寶、綢緞、洋貨、菜館等項，約需二千多元，其餘零星各款，也需數百元光景，一並計算，非有三千不可。幸得我赴寧一次，早作整備，不然，勢必要變賣東西，填補這個虧空了。

寶玉正在心中轉念，管帳的又稟道：「大先生去仔半個月，格格賊倒前日捉牢格哉！公堂浪審仔一轉，打仔一頓屁股，官問俚賊窩藏勒落裡，賊說用脫仔一大半，只剩兩隻金錠、□幾個金四開，存勒蘇州親眷人家，難末官差兩個差人，昨日押仔俚到蘇州弔賊去哉。」寶玉道：「閒話少說，奴問格格賊名字叫啥介？阿曾看見俚？哪哼樣式一個賊？登難落裡搭捉牢格呢？」管帳的道：「勿然我勿曉得，到仔前日夜快，包打聽格伙計到間搭來關照，說格格賊撥倪勒虹口捉著格，皆為俚形跡可疑，細細教一拍一問，落裡曉得就是間搭格件事體，馬上關到俚捕房裡去。名字叫卜德智，明朝八點鐘解公堂，格落差我來撥信格，難末我謝仔一塊洋鈔報信錢。到明朝去看審，看格格賊格樣式，身體末生得瑣小，膽子倒蠻大格，聽俚說俚物事，到蘇州一逮，還是捉牢格上一日回上海格來。」寶玉聽了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阿別去說俚。倒是偷去格千把洋鈔，故歇領點轉來，除脫謝儀使費，勿知樣有一二成。」阿金在旁插嘴道：「大先生，譬譬罷！譬如無不，才是多格。有格人家，歇仔一年二年，案才勿曾破，亦禿多勒浪，倪總算額角頭高格哉！」

寶玉點點頭，打發了管帳的下去，便向阿金、阿珠交代道：「故歇格節帳大勿好，想必倪出仔一逮門佬，加二倪轉得晏（讀俺）仔兩日，弄得局侷促促，只好唔篤兩家頭，腳晦氣格哉，唔篤今朝拿奴格片子，馬上到各家去走一逮罷，名說是關照，請俚篤來白相，其實就是討帳，俚篤終明白格。切勿要窮凶極惡，搭俚篤板面孔，即使真真勿有，一時拿勿出，俚亦叫無設法，扮勿轉大老官落呀！唔篤倒要對俚好說好話，使得俚難為情，良心發現，自然過節弄著仔銅鈔末來還我哉，勿然，逼殺俚也無不，倒弄得下逮勿好見面，倪格帳仍歸落空，還落一個凶名聲勒外頭，阿是勿犯著介！想對呢勿對佬？」阿金笑道：「對是蠻對，不過便宜（讀熱）點格班漂匪，好得倪拾（讀疾）著一注外快勒裡，勿然，是倪照實梗，先要尷尬哉！」阿金道：「講哉，辰光已經勿早，將近四記鐘哉，阿要走罷！」寶玉道：「唔篤兩家頭，合坐仔奴格包車勒去，就快哉。」

兩人答應，立刻拿了寶玉名片，下樓喚了自己車夫，交代到某處某處，匆匆上車而去。直到晚膳時候，方始歸家覆命，只收得二百餘元，先交寶玉收了，然後慢慢的細說道：「倪走仔□幾家，只有趙老篤、錢老篤，總算結清格，孫大少篤、李三少篤，收著仔一半；歸搭周老篤、何大少篤、鄭二少篤、王三少篤，才說明朝送得來；還有金、魏、陶、姜四家，才推頭勿勒屋裡，明朝自家來呀；單剩兩家小戶頭，來勿及去格哉。橫勢有幾家勿送得來，倪還要跑一逮，終歸罷勿成格。」寶玉道：「隨便送來勿送來，唔篤勿必再去討哉，小戶頭末看得見格，白走俚作啥嘍！憑俚篤格良心罷，倒是有六七家節盤，唔篤板要去送格，帶道請俚篤過來吃酒，說奴勒裡牽記佬。」二人連稱曉得。

次日一早，備齊六七副盤，每家四色，叫幫腿等挑了，跟著二人到各家分送，兼請眾客來飲酒，賞玩中秋佳節。這都是堂子裡的老例，毋庸細表。午後兩人歸來，回覆寶玉，說各家盤已送畢，有的全受，有的受了一半，所有開銷的腳錢，一共有四□餘元，呈與寶玉過目。寶玉自己一毫不取，均分賞與眾人開拆，眾人無不歡喜。

阿金又說所請各客，應允來的只有四位，寶玉點首，既而告訴阿金道：「昨日唔篤去討帳，說送得來格幾家，單單鄭二少篤末，飯前來過格哉，歸搭一家才勿來，阿要希奇！倪做仔長遠格生意，真真第一轉碰著。」阿金道：「一來倪出壞仔一逮門；二來故歇格節，新做格幾戶，滑頭多仔兩個；三來格種漂匪，勿多討幾塊，坍俚格臺，勿會情情願願送得來格。大先生，倪阿要再去跑一逮罷。」

寶玉正要回答，忽見一個相幫拿著一封洋鈔、一張字條，進來遞與阿金，阿金一接，說：「等一等勒下去嚇。」寶玉問道：「啥人家格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我是勿識字格。自家去看罷。」寶玉將字條一看，原來是周家的，計有八□餘元。命阿金拿一張片子，交相幫下去寫了一個收字，另外開銷了幾塊錢，照例打發來人去訖，寶玉方與阿金說道：「總算亦來仔一戶哉，來格自會來，勿來格存心漂帳，或者實頭拿勿出，唔篤討也無買用格，倒是氣量大子點罷。」阿金道：「大先生，格氣量真大，嚙人及得來格。不過想想格種漂帳格人，漂倪格銅鈔，勿曉得罪過格，倪貼仔身體，賠仔本錢，叫俚篤好聽，陪仔俚篤白相，等到節浪討帳，還實梗疲除卡欠，有格有鈔勿速落，有格空心大老官，阿要氣數，賽過騙子拐子，就罵聲俚漂匪，也勿罪過格哉。」寶玉道：「去說俚哉，譬如倪恩赦仔格班漂匪罷。況且故歇辰光，不過四點多鐘，作興有幾家送得來，也未可知格。就算無不，奴也勿要緊。格張匯票，剛剛差管帳格去拿格哉，儘夠開銷，算起來還多千把，落得做做好人，買點名氣勒外頭罷！」

兩人正當議論，忽聽樓下叫人鐘鳴，知有客人來了，彼此方才停口。正是：

頓教秋節從容度，且博佳名慷慨稱。

要曉得來者是誰，暫停片刻奉告。

